

生活滋味

车位

»»»»»»»» 纳捷

我像个执着的猎人，每次进出小区，目光游移在楼宇间横七竖八的钢铁积木，即便步行，那些空余的车位也会黏住我的视线。习惯是件“可怕”的事。

据说“21天形成新习惯”，掐指一算，在这个小区寻觅了十一年的车位，这种习惯已经深入骨髓。每天下班掐着秒表，以不顾及淑女形象的代价争分夺秒冲出单位大门，晚一秒钟就多一分“一位难求”的风险。若能赶在老城区的“毛细血管”最拥堵前找到心仪的位置，这一天便感到圆满了，可以无比放松地吹着口哨回家了。

小区里无数个黄昏，车主们各显神通，终要将车辆塞进每个可能的空隙，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巷战。如此，我的停车技术在分秒必争抢夺有利地形中渐长，从头几年的三天两头磕碰擦伤，到现在侧方停车轻松入位。

顺应车势如大潮汛般发展的趋势，歪斜的车轮、紧贴墙面的后视镜、被挤压的绿化带，展现钢铁与生活空间的激烈博弈。深夜归来的车主开着车灯在楼宇间逡巡，车灯扫过熟睡的楼群，惊醒的犬吠与引擎声交织成夜的变奏曲。

“2011年搬来时，小区里有游泳池，还能打篮球。”一楼的大叔总爱在冬青丛边念叨。

几年前，物业和业委会发力对小区的车位规划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游泳池和篮球场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停车位；绿化带也被钢铁甲虫们吞噬了三分之一。改造后，傍晚时分那场精密的位置博弈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然而，邻居们购置新车的速度像那三月的柳枝，嗖嗖地疯长。没过多久，我又开始了掐着秒表下班的日子。

久而久之，关注车位竟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条件反射，就像每天挑选穿衣搭配一样自然。

似水流年

葛公红

»»»»»»»» 阿蒲

“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莓子缀荒郊。”今年“五一”，我未曾外出游玩。5月4日，百无聊赖中本欲前往沈家门渔港拍摄节日景象，却不经意间拐进了东港陈家后村。数月未见，几处老屋已被夷为平地，青石板路也化作齏粉。行至山脚下，在颓败的水泥墙角，见两位阿姐在草丛中寻觅，询问得知她们在摘葛公，我便加入其中，一同品尝这美味的野果，也一同回溯起儿时采摘野果的时光。

于我们山里孩子而言，记忆中的野果众多，酸毛蕨、毛针草、毛粒、乌米饭等，但最具吸引力的，当属那如红玛瑙般的葛公，学名或许是“蓬蘽”。作家周作人在《故乡的野果》中提及覆盆子，称其味甜多汁，最为可口。他笔下的覆盆子与我们的葛公应是近亲，同属蔷薇科果实。只是周作人的文字里，江南风物带着文人的清隽，而我们的葛公，却浸润着山野的粗犷与欢腾，那是专属于山里孩子的独特记忆。

春末夏初的农村，无论溪涧边、路畔旁，还是普通人家的小院，葛公随处可见。它由青转熟时，那抹红色极具层次。初结时，似小姑娘害羞的脸颊，透着青白，满是对世界的懵懂；渐熟时，如朝霞染云，边缘泛金，仿若少女褪去羞涩，展露魅力；熟透后呈绛紫色，宛如绿叶间的玛瑙珠子，轻轻一碰，甜汁四溢，诉说着成熟的喜悦。

记忆里，坟头是葛公长得最好的地方。此处人迹罕至，葛公得以肆意生长，颗颗肥硕。伙伴们攀着墓碑而上，胆大的将红紫的果子高举，大声呼喊着让大家来摘，随后仰头将果子吞下，满脸满足，仿佛品尝着世间至味。他们还会指着十米外的我，笑我是“胆小鬼”，吃不到好葛公。葛公不仅可食，还能玩出花样。扯一根长草，将其串起，便是一条玛瑙项链，汁液顺着草茎流淌，在胸前留下淡红印记；把果子装进塑料袋，挤出浆汁兑上溪水，便是自制的“葛公汽水”，喝上一口，驱散夏日炎热，满心欢喜。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也不禁莞尔。每天进出小区时，看到有多余的空位，心中会升起莫名的欣喜，哪怕此时我并不需要停车。尤其是深夜归家，车子缓缓驶入小区，恰好瞥见一个空位，像一个忠实的护卫等着我，那种感觉是恰到好处的欣喜。每当看到车辆整齐排列，像棋盘上的棋子般错落有致，我的心情也会随之舒展，仿佛刚被熨平的衣服，平整而舒适。

从一个人的停车习惯，往往能窥见其个性与修养，映照出人性的千姿百态。有人停车如泼墨，随意挥洒，轮胎歪斜，车身横亘，仿佛整个世界都该为之让路；有人则如绣花般精细，左顾右盼，反复调整，生怕一丝一毫的偏差惊扰了旁人；还有人则如饿虎扑食，见缝插针，哪怕夹缝求生也甘之如饴。更有甚者，为了自己的片刻便利，竟堵塞消防通道，停车如赶考，匆匆一停，拔钥匙走人，全然不顾一车占两位的混乱局面。每当目睹这无序的乱象，我心中的惆怅如被揉成团的纸，皱巴巴，拧巴得很，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沉重。

最近两年，新区单位里的停车位也如沙漏中的沙粒，日渐稀少。去年，单位前面的一片荒芜空地突然动工，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和同事们暗自窃喜，以为从此可以告别抢车位的烦恼，实现“停车自由”。然而，好景不长，“免费停车”的试运营仅持续了一个月，第二个月便开启了收费模式。附近的上班族们又回到了往日抢车位的窘境。地下车位早已爆满，地上停车位更是“一位难求”。

于是，大楼两边的道路上，车辆如蚁群般见缝插针，原本的双车道硬生生被挤成了单行道。一边是道路两侧挤挤挨挨的车辆；另一边却是空旷寂寥、车辆寥寥的崭新停车场，宛如一座孤岛，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自离开老家读书、工作，直至如今，年纪渐长，童年场景也慢慢远去，葛公几乎淡出视野。偶有遇见，前些年在沈家门东河市场，老妪用细草将葛公扎成串售卖，5元一串，吸引众人，或许是在回忆童年，或许是想让孩子尝尝这野果；前年在白沙岛，路边长满葛公，同行者兴奋下车采摘，似回童年，引得司机大笑；前些日子听闻东港沈院有采摘葛公体验，每人20元，却因人多果少，很快被摘空。

与阿姐们说笑时，她们听闻我要给女儿捎些，便将手中葛公放我掌心，称现在的孩子或许没吃过，尝尝鲜也好。回家后，我把葛公放在女儿书桌，“爸爸，这个葛公是否洗过、有无毒、有无虫子……”我一下愣住了，脑海浮现小时候在溪水里洗莓子的场景——双手掬起山泉，浸洗莓子，阳光穿过指尖，在水面织就金色的网。那时的我们，从不担心卫生问题，因为在我们心中，山野便是最天然的消毒柜，一切纯净自然。

我悄悄退出，手捧葛公，放入口中，走到阳台，望向陈家后方向。如今，城市化浪潮下，钢筋水泥吞噬了荒郊。我们失落的，不只是几株野莓，更能在自然里撒野、与天地对话的精神原乡。忽然懂得，有些滋味需俯身寻觅，我们这代人骨子里有着弯腰采摘的基因，而年轻一代，昂首走在柏油路上，他们的甜，在扫码支付的奶茶里，在网红店的果茶中。野果于他们，或许只是付费体验的乡愁，是朋友圈带定位的九宫格照片。

时光流转，每年春末夏初，葛公依旧绽放美丽，可属于我们的童年记忆，却随城市化渐渐远去。那些在山野间摘葛公、玩葛公的日子，那些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成为心中难以忘怀的美好。或许，我们无法阻止城市化脚步，但对自然的热爱、对童年的怀念，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灵魂深处的珍贵宝藏。愿我们在忙碌中，偶尔停下脚步，寻找那抹山野的红，回味属于自己的独特乡愁。

诗情画意

时间的告白(外二首)

»»»»»»»» 吴跃华

黎明将夜色揉成信笺，
每道折痕都写着你的名字。
时间在你我之间伸展，
一回眸也许就是一世。

他们说火焰终会熄灭，
但余温中藏着整个人生。
我抚摸每道灼伤的印记，
在疼痛的纹路里辨认欢喜。

何必谈论永恒，
只要此刻你的呼吸，
在我脉搏里起伏，
只要你的目光，
依旧点燃我的情意。

若有天我们被风吹散，
像流星划过天际，
记得那些被拉长的黑夜，
我的爱始终是你身影里，
比春光更固执的温柔。

你比春天更寂静

何时抱你在怀里，
春风吹过山林，
簌簌作响，
飘落满地的温柔。

我爱你像大海波澜壮阔，
却又柔情万丈。
春天的呼吸穿过你的心跳，
听见花开的声音。

万紫千红多美的花，
像你唇间栖息的芬芳，
你的柔情似水，
打湿我的久别重逢。

我爱你如飞舞的落花，
轻轻地飞翔又坠落，
春天的万种风情，
都不及你嫣然一笑。

我看见更遥远的自己

我看见更遥远的自己，
在四月午后的最后一天。
风和日丽，
空气中浮动初夏的温暖，
和少年时代的天空一样。
年少轻狂啊，
只是我再也见不到，
那被我丢失的青春爱情。
山高路远，
江湖辽阔，
没有人会留在原地，
只有那年的蝉鸣，
还停在耳畔。

